



两次相遇

张惠雯 作品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两次相遇

张惠雯
作品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次相遇/张惠雯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3.8

ISBN 978-7-5321-4910-0

I. ①两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3233 号

责任编辑: 乔 亮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两次相遇

张惠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2 字数 341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10-0/I·3845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爱 | 1 |
| 我们埋葬了它 | 15 |
| 生 | 25 |
| 如火的八月 | 47 |
| 垂老别 | 67 |
| 我希望我是美丽的 | 91 |
| 怜悯 | 109 |
| 绳子 | 129 |
| 心曲 | 155 |
| 良民周三 | 171 |
| 路 | 187 |
| 相伴 | 205 |
| 河流 | 221 |
| 书亭 | 239 |
| 两次相遇 | 257 |
| 古柳官河 | 277 |
| 群盲 | 327 |

在新任的牧区医生还未来到以前,一些喜欢打听的居民就得到了一点儿关于他的消息,知道他是医学校毕业的大学生,曾在城里的某医院工作,还是个未婚的年轻人……这类消息总会从某个缺口透露出来,再经由女人们的嘴渲染、流传。尽管有了各种消息拼贴而成的印象图,但新医生来的时候,人们还是有点儿吃惊,因为他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年轻得多。根据他的经历,他们猜测他至少有二十五六岁,但他的样子看上去更像个学生。和这一带的青年牧民比起来,他个子有些矮小了,脸色也有点儿苍白,不像其他维族青年那样留着唇髭。即便在他笑的时候,他也显得有点儿严肃,但精明的人能看得出,那并非严肃,而是小心掩饰的拘束。和以往的老医生不一样,他从不大声向病人询问病情,也不会因为他们对针头胆怯而哈哈大笑,如果不出诊,他总是在他的药房里坐着,穿着白大褂。

这个年轻人叫艾山,当他第一天来到牧区诊所时,他发现诊所和兽医院竟然是在同一个院子里。诊所也就是刷了白墙的两间平房,一间是药房,一间里面放着两张床和四个陈旧得快要涣散的输

液架子。在院子的一角，一间孤零零的小房就是他住的地方。他猜想前任的医生是一个不怎么清洁的人，因为不管是诊所还是住房里面的墙壁都很脏，桌子上、药架上落满了灰尘，他不得不做一次大清理。他对牧区的工作没有什么幻想，但这样的简陋还是让他失望，尤其当他听到院子里那些被人强按住的牲口发出的嚎叫声时，他感到自己的职业被侮辱了。开始的一些天就在沉闷而又略有些烦躁的情绪中度过了。但他是这样一个温柔谨慎的年轻人，连他的烦闷不安也是轻柔的、悄无声息的。无人察觉这年轻人陷入了对未来生活的迷惘中，因此也就无人知道他从某个时候起又突然感到这迷惘不再困扰他了。他深知自己的弱点，感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会有远大前程的人，这样，他就不再为职业上的事烦恼了。

渐渐的，他发现牧区的生活也有他喜欢的地方，尤其当他出诊或调查牧民健康情况的时候，他骑在那匹温顺的褐色老马上，望见远处坡地上云块一样缓缓移动的羊群，他会仰起脸深吸那混杂着青草、羊毛和牛奶味的空气，观看头顶那潭水一样蓝而且静的天空。需要去较远的牧民聚住地时，他常常骑马走上一两个小时。他在途中发现了一些不知去向的小河，偶尔会看见羚羊和鹿。在路上，他很少遇见别的人，苍茫的草场上和天空下，只有他和他的马，有时候他会突然间忘了他是走在一条通向某处的路上，是要往哪个地方去。有人劝他买一辆摩托车，但他却更喜欢骑马，因为马是活的，它们体恤主人，是路上的伴侣。牧区的病人并不多，因为牧人们不娇气，不会把小病放在心上，而严重的病，他们就会去县城里看。更多的时候，他就只是坐在那间白色墙壁、蓝色窗框的简

易药房里,等待病人或是看书。有时候,这种日子难免会让人感觉单调、孤独,但这孤独仍是他可以忍受的。

圣诞节过后不久,富裕的牧民阿克木老人给第四个孙子摆周岁酒,邀请了附近的男女老少一起去热闹。让艾山惊讶的是,阿克木老人也邀请了他。一开始,他有点儿不知所措,因为除了看病、日常事务来往和礼节性的交谈,他在这里还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。他反复想到的一个难题是,在人们熙攘往来的房子里,他应该和谁说话,而如果没有人和他做伴,他独自待在某个角落里,会不会被人可怜、笑话。可他又有点儿兴奋,因为他也许可以借此机会认识一些附近的年轻人,这些年轻人不会无缘无故跑到诊所来,而他平时也不会主动接近他们。毕竟,有一些朋友,生活会容易一些。

在宴会举行前两三天的时间里,只要一空闲下来,艾山就会想到这件事。一个孤独的年轻人总会有细致的想象力,他想到了让他最尴尬丢脸的场面,也想到了一些散发着模糊的温暖光晕的画面,所以,他一会儿犹豫不决,一会儿又兴致高昂。最后,他跑到他住的那间局促的小屋里,从箱子里翻出来一条白色的袍子,袍子的袖口和领口都镶着针脚精致的、淡绿色的滚边。这是他母亲给他缝制的。由于压在箱子底下太久了,轻柔的布料起了褶皱。艾山把袍子在清水里浸了一会儿,然后把它晾在院子里绑在两棵小树上的那条绳上。

周岁酒在那一天的晚上举行。下午,艾山仔细洗了头发,把下巴和脸颊刮得很干净,然后,穿上了那条袍子。他在洗脸盆上面的那一块残缺一角的镜面里打量自己,他感觉自己打扮得还算整洁,

他尤其喜欢母亲给他缝制的这件礼服长袍，他喜欢那淡绿色而不是红色、金色或亮紫色的镶边。但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长相平平：他的鼻梁有点儿扁平了，毫无特点的嘴巴不大不小，也许他脸上唯一好看的地方是他的长睫毛，可这算什么呢？他又不是个姑娘，并不需要这样的长睫毛。

五点多的时候，艾山往阿克木老人的家走去，他没有骑马，因为阿克木老人的毡包离诊所这里走路只需要三十多分钟。他走在余晖渲染下的草坡上，穿着白袍。路上，他看见一些归牧的牛群，还有几个骑马赶来的临近地方的牧民，其中有一两个裹着色彩鲜艳的头巾的妇女。他听见赶路的人含糊的、由远而近的交谈声，以及归牧的人单调的吆喝声，但他什么也没有听清楚。他想着他自己的事，对自己不够满意，还有些说不清楚的不安，但他仍然兴奋、快乐。当他看到站在阿克木家那个大毡包外面的一群女孩儿时，他才恍然大悟，他所一直担心、害怕的正是她们。而她们正叽叽喳喳地说着话，做着手势，有两三个女孩突然神秘兮兮地朝他看过来，似乎她们正在谈论着他。

他硬着头皮经过她们身边，而她们低低的笑声传进他的耳朵里，这笑也像是冲着他来的。于是，连他的耳朵也红了。他钻到毡包里去了，看到里面有更多的年轻女人，但也有很多男人。阿克木老人的小儿子嗓门很大地迎接他，这个腼腆的外地年轻人的到来似乎让他脸上有光，他拍着艾山的肩膀，好像他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。后来，一些脸熟的人走过来和他说话，还有几个找他看过病的妇女。他觉得舒服了一点儿，不那么热了，他的心跳逐渐平稳，开始悄悄打量周围的人。慢慢地，有不认识的年轻女人上来和他

说话,她们问他有关胳膊上莫名其妙起的小水疱,被马咬后留下的伤疤还有突然出现的眩晕,有个女孩儿说她的耳朵里经常有轰鸣声,还有个女人说她夜里老是做吓人的梦,问他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治。不管那是否是可笑的问题,他总是细心地替她们分析,尽量找到答案,但每一次,他都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,过后总觉得那样的回答太仓促含糊了。客人们走来走去,而他似乎就一直站在他进来之后选定的一个地方,一个灯光稍暗、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地方。

吃饭的时候,艾山被邀请坐在重要人物的一桌,那一桌上有主人阿克木老人、他的长子、二儿子还有两个牧区的干部、三四个他不认识的、年龄较长的牧民。他觉得别扭、难受,却找不到借口推辞。有人开始悄悄议论这个坐在尊长者之间的年轻人了,他显得多么年轻、害羞呀!一个可爱的、涉世未深的人。

当别人和他说话时,艾山总会专注地听着,很有礼貌地点头,而大部分时间,他只是低头盯着眼前的杯子、盘子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他隐约地感到有一道目光不断朝他看过来,但每当他循着感觉的方向看过去,他却只看到一些因为欢笑而颤动、闪烁的女人的身影。他不好意思朝那个方向一直寻找,但他觉得那双眼睛就隐藏在那些影子中间,它悄无声息地注视自己,于是他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个表情都落在这目光构成的透明的网中,无一逃脱。他又开始不安了,他调整着自己的位置,一点点地侧过身子,可他觉得他并没有摆脱那道目光,它就像一个轻盈灵巧的飞虫,在他发梢、衣领和背后飞动。

那些人劝他喝酒,他们让他喝了太多的酒,因为他不会拒绝,因为拒绝要说很多客套、聪明的话,看起来他还不会。所以,他的

脸涨红了，他用手扶住自己那低垂的额头。突然，他抬起头，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飞快地朝一个地方看过去。只此一下。然后，身边的人又和他说起话来了，他于是带着儿子般亲昵而温顺的神情看着那个长者，眼睛里闪动着惊奇的亮光。在旁人看来，这年轻人已经有点儿醉意了。可他自己却正为一个发现而欢喜，他似乎找到那双眼睛了，他刚才捉住一双迅速闪开的、有些惊慌的眼睛。她坐在一群女客人中间，娇小，毫不突出，但她那双眼睛，她垂在脸庞两侧的黑头发……一瞬间，他的心里被一种欢喜、甘甜、涌动着的东西充满了。但他如何能确定那就是那双眼睛呢？也许它早就躲开了他，而她只是不经意地碰上了他的目光。他假装专注地听旁边的人对他说话，而他一句也没有听到心里。在心里，他有些迟疑、迷惑，还有种说不出的快乐。

酒席散了，人们又开始四处走动，有的人到毡包外面去了。这中间，一些女人们从她们坐的地方起身，围到满周岁的男孩儿和他母亲坐的桌子那儿，她们逗那孩子，孩子却不解地哭起来。有些住在较远地方的人开始告辞了，阿克木老人站在靠近门的地方，和要离开的客人告别。但不少人兴致还很高，男人们还在喝酒，准备闹腾一阵。这时，他突然发觉她不见了。迷迷糊糊中，他也站起身，走到外面去了。他看见天空中的半轮月亮和一些稀疏的星星，还有一些人骑着马离开的影子。也有人骑着摩托车走了，那起初尖锐的震动声慢慢变得寥远、寂寞。一些女孩儿在不远处站着，围在一块儿说笑。在这些影子里，他都没有找到他要找的那个人。他向堆着干草垛的空地那边走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只是想往更远的地方走。在他那双朦胧的眼睛里，干草垛就像贴在夜幕上的剪影，

像是在草原的另一边。

他有点儿累了，在一个草垛下面坐下来，夜里的凉气渗透了他的袍子，可这凉意多么清爽。他嗅闻着干草松软的香气，不知怎么想起了炉膛里刚拿出来的热香的馕，他仿佛又看到一双柔软的女人的手，看到在奶白色的晨雾里显得乌黑湿润的女人的头发，仿佛听到了纱一般轻柔的女人的说话声……但最后这一点似乎并非幻想，因为他真的听到了女孩儿的说话声，这说话声越来越近，他发现已经到了干草堆的后面。

“是真的吗？可是……可是，你都对他说了什么？”一个女孩儿压低着声音、激动地说。

“没有，我什么也没有说。我怎么能说呢？”另一个女孩儿声音微微颤抖地说。

“可他怎么知道的？他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”

“他好像发现了，我感觉他已经知道了。”

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一个女孩儿喃喃地说：“感觉，多奇怪的感觉。”

“你不会对别人说吧？”声音颤抖的女孩儿怯怯地问。

“啊？你怎么想的，我当然不会！”爱激动的女孩儿几乎叫出来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不会说的，我知道。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。”她说。

坐在那儿的艾山一动不动，几乎不敢呼吸，幸好他被掩藏在草垛浓黑的阴影里面。于是，那声音就从他身边经过，两个女孩儿边走边说，趁着月光往毡房那儿去了。他知道其中没有她，但他仍然

觉得她们每一个的影子都很美。他无意中听到了她们的谈话，她们的秘密，可他不知道她们是谁，她们爱上了谁。这一切，在他想来也很美。

他又回到毡房里，可她并没有在里面，她那桌上的女人们都散了，桌子空下来。他想她也许已经走了，这使周围一切热闹、耀眼的东西突然间显得黯淡无光了，他发现他之所以走出去、又回到这房子里来，这一切只有和她联系起来才有意义。但他不好意思马上走，尽管他心里焦急着。仿佛有一种不近情理的、模糊的希望催促着他：如果他早点走出去，也许还有机会在路上遇见她。他仍然站在那儿耗了几分钟，和阿克木的小儿子说着话，他终于记住了他的名字——帕尔哈特。随后，他终于找了个机会向阿克木老人告辞了。他匆匆忙忙地走出去，看到有人忙着套马车，有人还站在靠近路口的地方说着话。他隐约怀着那个希望，但又极力否认它。一方面，他被那种无法解释的愉快情绪充满着，另一方面，他又想让自己从这让人晕头转向的愉快里挣脱出来，冷淡地不去相信关于那目光和那个女孩儿的事儿，把它当成错觉、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。

这时，他突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，他抬头看见路旁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妇女，她正关切地问他是不是没有骑马。

“我没有骑马来，我住的地方很近。”他有点儿吃惊地看着她说。只有一点月光照在她的脸上，而那张脸的轮廓又被围巾遮住了。可他猛然想起来，这个女人在毡包里和他说过话，而且，她和那女孩儿坐在同一张桌子。

“街上兽医站那儿？我知道那个地方。”女人说。

艾山笑了,没有说什么。

“还有一段路呢,”女人又说,“你搭我们的马车吧,我丈夫一会儿就过来。”

艾山本想说“不用了”,但他突然改变了主意,如果他坐上这女人的马车,也许可以听她谈到她……

他谢了她,站在路口那儿和她一起等着。然后,他看见一个壮实的、敞着怀的中年人慢悠悠地赶着一辆没有篷顶的马车过来了,在他后面,侧身坐着一个女孩子,当马车快到他们跟前时,她朝他们招了招手。就像做梦一样,艾山看到了酒席上那个娇小的女孩子。

“那是我女儿。”那妇女说。

“上车吧,年轻人!”中年男人显然已经醉了,满面笑容地朝他大声喊道。妇女绕去另一边上了马车。他看见那女孩儿往中间挪了过去,于是,他上了车,坐在她刚才坐的地方。

马慢慢跑起来了。车上的地方并不宽绰,在车子微微颠簸的时候,尽管他双手很用力地抓住车缘,他仍会偶尔碰到她。他起初有点儿紧张,他们三个人挤在一起,而他离女孩儿的头发、手臂、衣服都那么近。但他发觉她并不在意,她那么自然、快乐地坐在那儿,有时朝他靠近,有时又缓缓离开他。她那自然的态度感染了他,他不再担心了,反而希望途中能够多一些颠簸。他的双手也不再紧抓着车缘了,在身体每一次自然而轻微的碰触中,在一个女孩儿的气息中,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甜蜜、温暖。而每当颠簸过去,他们之间重又有了空隙,他就感到失落。没有人说话,只有赶车的男人不时和马吆喝着说上一两句。突然,女孩儿用手肘轻轻

碰了碰他，说：“他和你说话呢。”

艾山从恍惚的意识里醒过来，听到赶车的汉子在讲他的牛得的奇怪病。但他也不确定男人是否只是和自己一个人讲。他有点儿费解地看看那女孩儿，那女孩儿也看着他笑了。

艾山对那男人说：“带它到兽医那儿看看吧，牲口有病要尽快治，怕它传染。”

男人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要去看看，牲口有病一定要去给它看，牛马不会说话，也不知道它们哪里难受，比人更可怜。我自己呢，就从来不看病，我这辈子还没有进过医院，真主保佑。”

女孩儿却凑近艾山耳边小声说：“去年肉孜节的时候他喝醉了，摔伤了腿，我们带他去过城里的医院。”她的语气和动作里都透出一种熟悉的亲昵。

接下来，又没有人说话了。艾山望着前面，月光下的路像一条银灰色的带子，远处的草原是一片巨大的暗影，隐匿在苍茫之中。体型匀称的马儿踩着碎步紧跑着，一切白日赋予的颜色都模糊、消失了，草原的气味在夜里却更加浓烈而单纯了。带着一股有点儿昏沉的醉意，艾山看到的一切仿佛都带着虚幻般的美好。车子慢下来了，晃晃悠悠地停在了一个地方，艾山这才发觉已经到了诊所院子的门口。他慌忙跳下车，和这家人告别了。

他走向小屋里，对刚刚的经历还有点儿将信将疑。这仿佛是个美梦，这么说，就像他渴望而又不敢想象的，他刚好和他要寻找的那个姑娘坐在同一辆马车上，而且，她还对他说话，他们像小孩儿一样无拘无束地靠在一起。有一会儿，他呆呆地站在桌子前面，回想着在昏暗的夜光中的她的脸庞，衣裳的暖意，还有那条往远处

延伸的路……那么美好！这都不像是真的，却是真的。他不知道在桌子前面呆立了多久，然后他醒转过来，于是走到门后的那张椅子那儿坐下来。在那儿，他又发呆了，坠入到没有止境的回忆和幻想中去。他想到他骑着马去了她家，她把他迎到包里，他们在那里面坐着，只有他们两个，她穿着冬天的厚厚的袍子，眼睛在炉火跳动的影子里显得更黑了，她的小毡鞋几乎碰到他的皮靴子；他们又仿佛坐在同一辆马车上，但那是另一辆马车，另一个旅程；他还看到她正站在一个洁白崭新的毡包前面，晾着衣服，衣服被风吹得鼓鼓的，像是要飞走了一样。他想到恋爱、结婚、未来的生活，这些事说起来多么平淡无奇，这就是他的父母、他的兄弟都经历过的，可它们又是多么奇特。这一切仿佛突然之间离他很近了，而以往他却觉得很遥远，遥远得他都不愿去想象。

他终于站起来，走到外面去了。这间小屋太局促了，似乎盛不下他那不着边际的幻想和激动的情绪。他去井边打了一盆水洗了洗脸。他回到房间里，脱掉身上那件白色袍子，换上了一件平常穿的厚布袍，在床上浑浑噩噩地躺了一会儿。然后，他发现自己又站在院子的大门口了，就在他刚才下车的地方。眼前是一条白净、单薄的小路，两边孤零零的几间平房店铺都藏匿在沉沉的阴影之中。他猜想那家人已经到家了，马儿在棚子里拴好了，嚼着草，毡包里各处的灯都熄灭了，女孩儿已经躺下了，可能正沉沉地睡着，也可能仍然睁着她那双可爱的眼睛。如果他知道她所在的地方，如果那个地方是他能够走到的地方，他现在就会往那儿走去，哪怕走上一整夜，走到明天早晨。这时，艾山才想起来，他对于这家人一无所知，他没有问他们的姓名，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。他不禁感到

懊恼,但这也没有冲淡他那有点儿晕眩的幸福感,他已经像个恋爱中的年轻人了,而对于这种人来说,仿佛一切的困难都可以抛诸脑后。

第二天凌晨,当他终于在床上躺下来的时候,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想找一个适合她的名字:阿拉木汗、帕拉黛,还是古丽夏提?似乎更像是巴哈尔古丽……于是,他最后决定叫她巴哈尔古丽。

他不知道怎样过了那两天,一切其他的事情,一切眼前所见,仿佛都从他的眼睛和脑海里飘过去,留不下一点儿痕迹。第三天,艾山晚饭后去找阿克木的小儿子帕尔哈特,在他看来,这年轻人热情能干,而且似乎很愿意和他做朋友。帕尔哈特很高兴,他又带艾山去找另一个年轻人,要把他最好的朋友阿里木江介绍给他。他们在阿里木江的家里坐了一会儿,喝了两杯酒。帕尔哈特想到外面逛逛,这也很合艾山的意,可他们一直拿不定主意。后来,阿里木江说,这么大的牧区,去哪儿不能走走呢。于是,三个年轻人从围栏里各选了一匹马。阿里木江还带上了酒和热瓦普,帕尔哈特对艾山说,阿里木江是这一带最会唱歌的人。

他们往牧场的北面走。天上堆积着小朵的、瓦片般的云,但月光仍然很清亮。草场上交织着银子般的月光和一些奇异的阴影,似乎还笼罩着一层淡得看不到的雾气。他们时缓时急的骑着马,并没有一个明确要去的地方。阿里木江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,他喜欢突然停下来,朝着远方喊两声。每当这个时候,帕尔哈特就会对艾山说:阿里木江亮嗓子了,他要唱歌了!可阿里木江并没有唱。他们不知道骑了多久,中间经过一些坡度柔和的高地和山坡,还经过了两三个牧人住的毡包。后来,马儿来到了一条很浅的小

溪边。他们在那儿下了马,让马自己去喝水。

三个人就在溪边找个地方坐下来,把阿里木江带来的酒传着喝。过了一会儿,阿里木江终于弹着热瓦普唱起歌来。慢慢地,帕尔哈特跟唱起来,艾山则被阿里木江的声音和那些歌深深打动了。他痴迷般地听着,不唱也不说话。在他的脑海里,他刚刚走过的路和那天夜里他在颠簸的马车上看见的路重叠起来,这条路又仿佛是他为了要去寻找她而走的路。他想,他不正是因为她才和身边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走这么长的路、然后坐在这里吗?在路上,他一直想对他们说起她,说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。这两天,他生活在怎样幸福却又焦躁不安的情绪中?一个人孤独地藏着这热切的秘密,这实在难以忍受。但现在,他那想要诉说的强烈欲望却平静下来了。阿里木江的歌声似乎把他带到远离语言的世界里了,在那里,他那可怕的孤独被融化了,他沉浸在倾听和想象中。而在想象里,他成了一个破衣烂衫的骑手,走着无休无止的路,只为找到那个躲藏起来的姑娘。

不知道为什么,他想起他母亲,想象着她年轻时候的样子,她经历过的那些爱慕、追求、思念……他把这美好的事联想到他认识的每个人身上,正在唱歌的阿里木江,像小孩儿一样轻轻拍着手跟唱的帕尔哈特……他联想到过去和未来,各个年代的人,各个地方的人,死去的、活着的、还未来到世间的人,无论窘困还是安逸,无论生活卑微或是出身高贵,他们都有那精细入微的能力感受爱,他们都会幻想爱、经历爱,他们会和他一样因为爱带来的欢愉和折磨在一些夜晚难以入眠,在白日里却又昏沉恍惚,这种美好的东西从不曾从世间消失过,这是多么不可思议!于是,他觉得那个美梦